

再
版
校
正

宋濂诸子辨

胡適

明宋濂著

顧頡剛標點

諸子辯

樸社出版

諸子辯目錄

| | 頁數 |
|-----|----|
| 序 | 一 |
| 鬻子 | 二 |
| 管子 | 二 |
| 晏子 | 四 |
| 老子 | 五 |
| 文子 | 七 |
| 關尹子 | 九 |
| 亢倉子 | 〇 |
| 鄧析子 | 一 |

目 錄

| | |
|-----|----|
| 鷓冠子 | 一一 |
| 子華子 | 一三 |
| 列子 | 一四 |
| 曾子 | 一七 |
| 言子 | 一八 |
| 子思子 | 一九 |
| 慎子 | 一九 |
| 莊子 | 二〇 |
| 墨子 | 二二 |
| 鬼谷子 | 二三 |
| 孫子 | 二四 |

| | |
|-------|----|
| 吳子 | 二六 |
| 尉繚子 | 二七 |
| 尹文子 | 二八 |
| 商子 | 二九 |
| 公孫龍子 | 三〇 |
| 荀子 | 三一 |
| 韓子 | 三二 |
| 燕丹子 | 三三 |
| 孔叢子 | 三四 |
| 淮南鴻烈解 | 三六 |
| 楊子法言 | 三七 |

| | |
|-----------|----|
| 抱朴子..... | 三七 |
| 劉子..... | 三九 |
| 爰中子..... | 四〇 |
| 天隱子..... | 四二 |
| 玄真子..... | 四二 |
| 金華子..... | 四三 |
| 齊丘子..... | 四三 |
| 黎隅子..... | 四四 |
| 厲子通書..... | 四五 |
| 子程子..... | 四六 |
| 跋..... | 四七 |

序

自從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後，許多人知道我曾在五六年前輯彙辨僞的文字，很勸我把這些東西整理付印。我既拗不過他們的好意，但也找不到時間，把搜得的材料整理就緒。因想宋濂的諸子辨卷帙最少，不妨先印出來，稍塞同志們的責望；並且可以把它作一回嘗試，如其銷場不壞，以後還可由僕社印些大部的辨僞著作，如萬斯同的羣書疑辨之類。所以現在便把這書印出來了。

這書原來編在宋濂的文集裏，沒有單行本。我最早知道它，是由于姚際恆在古今僞書攷的短序中說的「明宋景濂有諸子辨，予合經史子而辨之」一句話。但我並沒有宋濂的文集，所以不曾讀到。直至民國九年十

一月中，因標點古今僞書致而檢得此書，一爲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浦江傅氏刻宋文憲公集本，一爲京師圖書館所藏明刊宋學士全集本，便依據了這兩本鈔錄了。可惜這兩本的刊刻都不精，誤字很多。現在發印此書，凡兩本異同處，擇善而從；至於兩本一例錯誤的地方，非灼知其爲某字之誤則不輕於改正，因爲恐怕隨意改了反而更錯。標點舊籍是很不易的，希望讀者諸君肯把我的誤處隨時見告。

宋濂是明朝的開國功臣，主修元史，這想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生於元武宗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卒於明太祖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年七十二。這本書是元順宗至正十八年（一三五八）做的，他那時年四十九。那時明太祖的將鄧愈打下了建德，宋濂遣妻孥到諸暨山中避難，自己獨住在浦江很寂寞，便把平日積蓄的意見寫成此書。在跋上看，他著這書始於

是年三月丙辰（十八日）之後，至六月壬午（十五日）脫稿，不滿三個月。因爲家室屢次遷徙，沒有書籍存留，單憑記憶，所以寫得並不詳細。過了兩年，他就受明太祖的徵召了。

宋代辨僞之風非常盛行，北宋有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南宋有鄭樵、程大昌、朱熹、葉適、洪邁、唐仲友、趙汝談、高似孫、晁公武、黃震等。宋濂生在他們之後，當然受到他們的影響，所以他的書裏徵引他們的話很多，尤其是高似孫、黃震二家，而此書的體裁也與子路和黃氏日抄相類。接着這書的，有他的弟子方孝孺、遜學齋、集中讀三墳、周書、夏小正諸篇和他的鄉後學胡應麟四部正譌諸書。這一條徵小而不息的川流流到了清代，就成了姚際恆的古今僞書攷，公然用了一個「僞書」的類名來判定古今的書籍，激起學者的注意了。

我們現在要表章這些著作，只爲它們的作者肯用一點自己的心思，能給與讀者一個求真的暗示之故，並不是說他們的批評和攷證都是很精確的。老實說，在現在時候，這些著作是早該沒有價值的了。卽如此書，你看宋濂在序跋中所說的話，成見何等的重，態度何等的迂腐，他簡直是董仲舒請罷百家的口氣。他恨不使莊子受孟子的教誨，恨不強葛洪改學六藝，恨不把公孫龍子燒燬了。他一方面既以吳子的「五勝者禍，一勝者帝」的話爲然，一方面又以吳起的「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的事爲合理，這是怎樣的矛盾自陷。他稱許尉繚子的「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的話爲慈仁，卻忘記了本書中尙有「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威加海內」等鼓吹殺人的話。這種遮遮掩掩，縛手縛腳的態度，真使我們看了難過。就是考證方面，也有許多很淺陋的地方。如他信鬻子非僞書，而其理

由只是「其文質，其義弘。」他不信化書爲宋齊丘作，而其理由只是「使齊丘知此，則何爲不得其死也？」（裏面自然也有很好的，如充倉子，子華子，淮南子，文中子諸條。）總之，他是用善惡功過的信條來論定古書的真僞的。這種的觀念，在現代的學術界裏是絕對站不住的了。

我們既經看出他們的態度是衛道的態度，他們的思想是淺薄的功利思想，入不得現代的學術界的，爲什麼還要表章他們呢？唉，這原是我們的學術界裏的公同的羞恥！我們的學術界真是太不長進了，在十四世紀是這樣，到二十世紀還是這樣，宋濂們的孤陋的見解比較了現代的一班陳腐的學究的頭腦尙算得是新穎的。我們現在要做一種開新的工作，還不得不從他們一輩人說起，請他們一輩人做我們的先導。我希望這書出版之後，大家看了，知道在五六百年以前已經露出了這一線的求真的微光，便想

起我們生在今日，應該怎樣地努力，使得我們的成績可以超過他們。若是我們連這一點也沒有，甚至於捧了偽書當法寶看待，豈不令古人在地下笑人！

再有一層，我們也須知道的。我們現在能有這樣清楚的頭腦，能發作出比古人精密的考證，滿目看出古人的錯誤，這並不是我們比古人一概聰明，乃是我們遭值的時勢比古人一概好。我們固然要不辜負自己的「一切要求解放」的時勢，但也須原諒古人在他們的「不許發展自己理性」的時勢之下所作的貢獻。在他們那樣的時勢之下，能有這一點懷疑的趨向，一點一滴地留傳給我們以零碎的疑古的遺產，使得我們增加了許多尋求真理的勇氣，這真是可以感謝的啊！

我常說，只要大家在作一件事時肯想一想，世界的進步不知將怎樣

地快。讀者們，如果以我這意見爲然的，請在讀這一本書時就想一想罷：「我們對於他所批評，所考證的應不應信它？如其我們對於他的話覺得不對，我們自己便該怎樣做？」

顧頡剛。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廿七日

再版弁言

北京社中來信，說諸子辨第一版售罄了，豫備再版。自這本書出版後，我便發見了幾個錯字。現在有改正之望，這是使我很快樂的。到廈門大學圖書館中一查，見有嘉慶庚午金華知府嚴榮所刻宋文憲公全集和同治中胡鳳丹所刻金華叢書中宋學士全集，便借來校對一過。結果，這一本小冊子裏竟改正了二十個錯處。這使我很惶恐了！我敬致歉忱于購買初版諸子辨的讀者！

顧頡剛

十五，十一，十二。

諸子辯（一名龍門子）

諸子辯者何？辯諸子也。

通謂之諸子何？周秦以來，作者不一姓也。

作者不一姓而其立言何？人人殊也。

先王之世，道術咸出於一軌，此其人人殊何？各奮私知而或鑿大道也。

由或鑿大道也，其書雖亡，世復有依倣而託之者也。

然則子將柰何？辭而辯之也。

曷爲辯之？解惑也。



鬻子一卷，楚鬻熊撰。熊爲周文王師，封爲楚祖，著書二十二篇，蓋子書之始也。藝文志屬之道家，而小說家又別出十九卷。今世所傳者，出祖無擇所藏，止十四篇。崇文總目謂其八篇已亡，信矣。

其文質，其義弘，實爲古書無疑。第年代久遠，篇章舛錯，而經漢儒補綴之手，要不得爲完書。黃氏疑爲戰國處士所託，則非也。序稱熊見文王時年已九十，其書頗及三監曲阜時事，蓋非熊自著，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記歟？不然，何有稱「昔者文王有問於鬻子」云！

管子二十四卷，齊大夫管夷吾撰。夷吾字仲，其書經劉向所定，凡九十篇，今亡十篇。自牧民至幼官圖九篇爲經言。五輔至兵法八篇爲外言。大匡至戒九篇爲內言。地圖至九變十八篇爲短語。任法至內業五篇爲

區言。封禪至問霸十三篇爲雜篇。牧民解至明法解五篇爲管子解。臣

乘馬至輕重庚十九篇爲管子輕重。予家又亡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輕重

庚五篇止八十一篇。題云「唐司空房玄齡注」或云非也。尹知章注。

是書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絕似曲禮者，有近似老莊者，有論伯術而極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汗者，疑戰國時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書成之，不然，「毛嬙西施」，「吳王好劍」，「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不應豫載之也。」朱子謂仲任齊國之政，又有「三歸」之溺，奚暇著書，其說是矣。

先儒之是仲者，稱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強，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裕如心術，白心之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匡天下，致君爲五伯之盛，宜矣。其非仲者，謂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大王，

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况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矣。及其衰也，而仲悉壞之，何仲之不仁也！嗚呼，非之者固失，而是之者亦未爲得也！何也？仲之任術立伯，假義濟欲，縱其致富強，而汲汲功利，禮義俱喪，其果有聞正心誠意之道乎！周自平王東遷，諸侯僭王，大夫僭諸侯，文武成康周公之法，一切盡壞，列國盡然，非止仲一人而已也！

然則仲何如人？曰：人也，功首而罪魁者也。

曰：齊之申韓、鞅斯之列，亦有間乎？曰：申韓、鞅斯刻矣，而仲不至是也。原其作俑之意，仲亦烏得無罪焉，薄乎云爾。

晏子十二卷，出於齊大夫晏嬰。

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

子春秋，與今書卷數不同。

崇文總目謂其書已亡，世所傳者蓋後人采嬰行事而成；故柳宗元謂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爲之，非嬰所自著。誠哉是言也！

老子二卷，道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耳漫無輪也。

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孔子則生于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歟？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信歟？

聃書所言，大抵歛守退藏，不爲物先，而壹返於自然。由其所該者甚廣，

故後世多尊之行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祖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莊列祖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申韓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祖之。『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曹參祖之。『取亦豪傑士哉！傷其本之未正，而未流之弊至貽士君子有『虛玄長而晉室亂』之言，雖明立言之時亦不自知其禍若斯之慘也。』

嗚呼！此姑置之。道家宗黃老，黃帝書已不傳，而老聃亦僅有此五千言；爲其徒者乃棄而不習，反依倣釋氏經教以成書。開元所列三洞瓊綱固多亡缺，而祥符寶文統傳所記，若大洞真，若靈寶洞元，若太上洞神，若太真，若太平，若太清，若正一諸部，總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多雜以符咒法籙丹藥方技之屬，皆老氏所不道。米巫祭酒之流猶自號諸人曰：「吾蓋道家，吾蓋道家。」云！

《老子》十二卷，老子弟子所撰，不知氏名。徐廣曰：「名銜。」李暹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裴駟曰：「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顏師古曰：「蔡說謬。」

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計然一名計妍，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倪」與「妍」「然」一三音皆相近，故訛耳。」由是觀之，諸說固辯矣。

然是書非計然之所著也。予嘗考其言，壹祖老聃，大概道德經之義疏爾。所謂「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即「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滌除玄覽」也。所謂「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于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即「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榮守辱」之義也。所謂「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爲，萬物皆容」，即「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也。所謂「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即「道冲而用之或不

盈，漚乎似萬物之宗一也。其他可以類推。蓋老子之言宏而博，故是書雜以黃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毋怪其駁且雜也。計然與范蠡言皆權謀術數，具載于書，絕與此異；予固知非著是書者也。黃氏屢發其僞，以爲唐徐靈府作，亦不然也。其殆文姓之人祖老聃而託之者歟？抑因裴氏一姓，辛字文子一之說，誤指爲范子計然十五卷者歟？

關尹子一卷，周關令尹喜所撰。喜與老聃同時，著書九篇，頗見之漢志。自後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者，以一字、三柱、三極、四符、五鑑、六七、七釜、八籙、九藥爲名，蓋徐藏子禮得于永嘉孫定，未知定又果從何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秘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文旣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卽定之所

爲也。

間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爲智，」一息得道，「嬰兒蓋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咒士偶之類，聊之時無是言也。其爲假託，蓋無疑者。或妄謂二家之說實祖于此，過矣。然其文雖峻潔，亦頗流于巧刻；而宋象先之徒，乃復尊信如經，其亦妄人哉！

亢倉子五卷，凡九篇，相傳周庚桑楚撰。

予初苦求之不得；及得之，終夜疾讀，讀畢嘆曰：「是僞書也！」勸老莊文，列及諸家言而成之也。其言曰：「危代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縵益至，而正雅典實益藏。」夫文章取士，近代之制，戰國之時無有也。其中又以「人」

易「民」以「代」易「世」世民，太宗諱也，僞之者其唐士乎？予猶存疑而未決也。後讀他書，果謂天寶初，詔號亢桑子爲洞靈真經，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采諸子文義類者撰而獻之；其說頗與予所見合。復取讀之，益見其言詞不類，因棄去不復省。

農道一篇雖可讀，古農家書具有之。或者謂可孤行，吾亦不知其爲何說也。

鄧析子二卷，鄧人鄧析撰。

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子產卒後二十一年，駟啟爲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夫析之學兼名法家者也。其言「天子民無厚，君子民無厚，父子子無

厚，兄于弟無厚，「刻矣。夫民非天弗生，非君弗養，非父弗親，非兄弟友，而謂之無厚，可乎？」所謂「不能屏勃厲，全夭折，執穿窬詐僞誅之，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周公誅管蔡，「豈誠得已哉！非常也，變也。」析之所言如此，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者哉！其被誅戮，宜也，非不幸也。

鷓冠子，楚人撰，不知姓名；嘗居深山，以鷓羽爲冠，著書四卷，因以名之。

其書述三十變通古今治亂之道，而王鈇篇所載，楚制爲詳。立言雖過乎嚴，要亦有激而去也。周氏譏其以處士妄論王政，固不可哉！第其書晦澀而後人又雜以鄙淺言，讀者往往厭之，不復詳究其義。所謂「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守中央。」此亦黃老家之淫言。使其人遇時，其成功必如韓愈所云。

黃氏又謂「韓愈獵取二語之外，餘無留良」，蓋「秦知言也。」士之好妄論人也如是哉！

陸佃解本十九篇，與晁氏削去前後五卷者合。予家所藏，但十五篇云。

子華子十卷，程本撰。本字子華，晉人；曰魏人者非也。藝文志不錄。

予嘗考其書，有云：「秦襄公方啓西戎，子華子觀政于秦。」又稽莊周所

載子華子事，則云「見韓昭僖侯：『夫秦襄公之卒在春秋前，而昭僖之事在

春秋後，前後相去二百餘年，子華子何其壽也？』其不可知者一。孔子家語

言「孔子遭齊程子于郟，」程子蓋齊人。今子華子自謂「程之宗君受封

于周，後十一世國并于溫。」程本商季文王之所宅，在西周當爲畿內小國。

溫者，周司寇蘇忿生之所封；周襄王舉河內溫原以賜晉文公，溫固晉邑也。

孰謂西周之程而願併于河內之溫乎？地之遠邇，亦在可疑。其不可知者

二。後序稱子華子爲鬼谷子師，鬼谷，戰國縱橫家也。今書絕不似之，乃反

類道家言；又頗勦浮屠、老子、莊周、列禦寇、孟軻、荀卿、黃帝內經、春秋外傳、司馬

遷、班固等書而成。其不可知者三。劉向校定諸書咸有序，皆淵慈明整，而

此文獨不類。其不可知者四。以此觀之，其爲僞書無疑。或傳王銍性之，

桃寬令威多作贗書，而此恐由其手，理或然也。

然其文辭極舂容，而議論煥發，略無窘澀之態，故尤善惑人，人溺文者孰覺其僞哉！

列子八卷，凡二十篇，鄭人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謂禦寇與鄭繆公

同時。柳宗元云，「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

鄭繻公二十四年，當魯繻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繻公而誤爲鄭爾。其說要爲有據。高氏以其書多寓言而并其人疑之，「所謂禦寇者有如鴻蒙列缺之屬」誤矣。

書本黃老言，決非禦寇所自著，必後人會萃而成者。中載孔穿魏公子牟及「西方聖人」之事，皆出禦寇後。天瑞，黃帝二篇雖多設辭，而其「離形去智，泊然虛無，飄然與大化游」實道家之要言。至于揚朱，力命則「爲我」之意多；疑卽古楊朱書，其未亡者勦附于此。禦寇先莊周，周著書多取其說；若書事簡勁宏妙則似勝于周。

間嘗熟讀其書，又與浮屠言合。所謂「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弗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非「大乘圓行說」乎？「旣旋之潘（合作番）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

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沈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汙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非『修習教觀說』乎？」
「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以學幻。」
「非『幻化生滅說』乎？」
「厥昭生乎濕，醴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于機，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
「非『輪回不息說』乎？」
「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
「非『寂滅爲樂說』乎？」
「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可存。」
「非『圓覺四大說』乎？」
中國之與西竺，相去一二萬里，而其說若合符節，何也？豈其得於心者亦有同然歟？近世大儒謂華梵譯師質黷莊列之精微，以文西域之卑陋者，恐未爲至論也。

曾子，孔子弟子，魯人，曾參所撰也。漢志云十八篇，唐志云二卷。今世所傳，自修身至天圓凡十篇，分爲二卷，與唐志合，視漢則亡八篇矣。其書已備見大戴禮中。

予取而讀之，何其明白皎潔，若列星之麗天也！又何其敷腴諄篤，若萬卉之含澤也！傳有之，「有德者必有言，」信哉！「七十而從心，」進學之序；「七十免過，」勉人之辭，其立言迥然不同也！周氏不察而譏之，過矣！「君子愛日，」誨學者也；「一日三省，」自治功也，語有詳略，事有不同也！高氏以辭費誚之，亦何可哉！

或謂大孝篇有及樂正子春事，固出後人所輯而非曾子所自著，則庶幾也。

管子三卷。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近新昌王煊哀論語書所載問答而爲此書；不知者直謂爲偃所自著，蓋非也。

大抵古書之存于今者，多出於後人之手。如孔子家語，謂爲孔安國所

錄壁中之文，往往多鈔左傳、禮記諸書，特稍異其辭耳。善讀者固不敢與之。

世傳賈誼新書，謂誼所作，亦不過因過秦論、弔湘賦而雜以漢書中語足之，似

非誼本書也。此猶有所附麗而然。古三墳書亡已久，宋毛漸特出之，山墳

則言君臣、民物、陰陽、兵家，謂之連山；氣墳則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

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乾坤；與先儒所言「三易」大異。陰符

古無是書，唐李筌特出之，以爲黃帝所作，皆取兵家譎誕不經語而文以奇詭

之辭，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等訓註，皆鑿空扇虛以惑世，尤使人

驚愕不止。是果何爲者哉？予讀言子之書，於是乎有感。

子思子七卷，亦後人綴緝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

中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軻曰：「君子之告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他日，孟軻告魏侯，鑿以仁義，「蓋深得子思子之本旨。或者不察，乃遽謂其言若相反者，何耶？」

慎子一卷，慎到撰。到，趙人，見於史記列傳，中興館閣書目乃曰瀏陽人。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涉也，誤也。

漢志云四十二篇。唐志云十卷，不言篇數。崇文總目言三十七篇。

今所存者唯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耳。

威德篇曰：「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非立官以爲官長也。」民雜篇曰：「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爲資，盡包而畜之，無取去焉。」君人篇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皆純簡明易，類非刑名家所可及。到亦稷下能言士哉！莊周荀卿稱之，一則曰：「慎到，」二則曰：「慎到，」雖其術不同，亦有以也。

莊子十卷，戰國時蒙人漆園吏莊周撰。
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總三十三篇。

其書本老子，其學無所不窺，其文辭汪洋凌厲，若乘日月，騎風雲，下上星辰而莫測其所之，誠有未易及者。然所見過高，雖聖帝經天緯地之大業，會不滿其一晒，蓋彷彿所謂「古之狂者」。惜其與孟軻氏同時，不一見而聞孔子之大道，苟聞之，則其損過就中，豈在軻之下哉。嗚呼，周不足語此也。孔子百代之標準，周何人，敢拊擊之，又從而狎侮之。自古著書之士，雖甚無顧忌，亦不至是也。周縱日見軻，其能幡然改轍乎。不幸其書盛傳，世之樂放肆而憚拘檢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禮義陵遲，彝倫敗，卒踏人之家國，不亦悲夫！金李純甫亦能言之士，著鳴道集說，以孔孟老莊同稱為「聖人」，則其沈溺之習，至今猶未息也。異說之惑人也深矣夫！

盜跖、漁父、讓王，說劍諸篇，不類前後文，疑後人所勦入。

晁氏謂「孔子沒，道術散，老子始著書，周起而羽翼之。」老子著書在

孔未沒之先。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一患，辭過，三辨七篇，號曰『經』。中卷尚賢三篇，下卷尚同三篇，皆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比今書則又亡多矣。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子嘗愛其『聖王作爲宮室，便於主，不以爲觀樂』之言，又嘗愛其『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非榮耳目而觀恐民』之言；又嘗愛其『飲食增氣充虛，強體適腹』之言。墨子其甚儉者哉！『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大禹之薄於自奉者。孔子亦曰，『奢則不遜，儉則固』。然則儉固孔子之所不棄哉！或曰，如子之言，則翟在所取，而孟子辭而闕

之，何也？曰，本二。

鬼谷子三卷，鬼谷子撰，一名玄微子。

鬼谷子無姓名里居，戰國時隱

川陽城之鬼谷，故以爲號。或曰王詡（或云王詡）者，妄也。長於養性治身。

蘇秦張儀師之，受捭闔之術十三章，又受搏圓、肘、腕、及本經、持樞、中經三篇。

轉圓、肘、腕、今亡。梁陶弘景注。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

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

大抵其書皆捭闔、鉤、箝、揣摩之術。其曰：「與人言之道，或撥動之，令有

言以示其同，或閉藏之，使自言以示其異，捭闔也。既內感之而得其情，卽外

持之使不得移，鉤、箝也。量天下之權，度諸侯之情，而以其所欲動之，揣摩也。

「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債，天下用之則失天下；

學士大夫宜睡去不道。高氏獨謂其得於易之「闔關翕張」之外，不亦過許矣哉！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知命不憂」及「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願」等言，亦恆語爾，初非有甚高論也。嗚呼！曷不觀之儀秦乎？儀秦用其術而最售者，其後竟何如也？高愛之慕之，則吾有以識高矣。

孫子一卷，吳孫武撰，魏武帝注。自始計至用間，凡十三篇。藝文志乃

言八十二篇。杜牧信之，遂以爲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按史記「闔關謂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其數與此正合。漢志出史記後，牧之言要非是。

武，齊人，吳闔閭用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葉適以不見戰於左傳，疑其書乃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爲。予獨不敢謂然。

春秋時，列國之事，赴告者則書於策，不然則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國若

秦楚，小國若越燕，其行事不見於經傳者有矣，何獨武哉！

或曰：風后握奇經，實行兵之要，其說實合乎伏羲之卦畫，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諸葛亮得之以爲「八陣」，李靖得之以爲「六花陣」，而武爲一代論兵之雄，顧不及之，何也？曰：兵勢篇不云乎？「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九地篇又不云乎？「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斯固風后之遺說也，曾謂其不及之，可乎？

嗚呼！古之談兵者有仁義，有節制，至武一趨於權術變詐，流毒至於今未已也。然則武者固兵家之祖，亦兵家之禍首歟？

應變，勵士，凡六篇。
吳子二卷，衛人吳起撰。起嘗學於曾子，其著書曰圖國，料敵，治兵，論將。

夫干戈相尋，至於戰國，慘矣！往往以智術詐譎馳聘於利害之場，無所不用其至，若無士矣！起於斯時對魏武侯則曰：「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則曰：「教之以禮，勵之以義。」論天下戰國則曰：「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論爲將之道則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何起之異夫諸子也？此所以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闢土四面，拓地千里，宜也！較之孫武，則起幾于正，武一乎奇，其優劣判矣。或者謂起爲武之亞，抑亦未之思歟？

然則殺妻求將，留臂盟母，亦在所取乎？曰，姑舍是。

尉繚子五卷，不知何人書。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惠王問」知之；或曰齊人也，未知孰是。其書二十四篇，較之漢志雜家二十九篇已亡五篇。其論兵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王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由是觀之，其威烈可謂莫之嬰矣！及究其所以爲用，則曰：「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又曰：「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嗚呼，又何其仁哉！

宋元豐中，是書與孫吳二子，司馬穰直兵法，黃石公三略，呂望六韜，李衛

公問對頒行武學，號爲七書。孫吳當是古書。司馬兵法本古者司馬兵法而附以田穰直之說，疑亦非僞。若三略、六韜，問對之類，則固後人依倣而托之者也。而雜然渾稱無別，其或當時有司之失歟？

尹文子二卷，周尹文撰。

其書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類申韓，蓋無足稱者。晁氏獨謂其亦宗六藝，數稱仲尼，其叛道者蓋鮮。嗚呼，世豈有專言刑名而不叛道者哉？晁失言矣！

仲長統序稱其出於周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鈞、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按龍客於平原君，君相趙惠文王，宣王死，下距惠文王之立已四十餘歲，是非學於龍者也。統卒於獻帝讓位之年，而序稱其黃初末到京師，亦

與史不合。嗚呼！素問以爲黃帝所作，而有「失侯失王，脫營不醫」之文，殊不知秦滅六國，漢諸侯王國除，始有失侯王者。六韜謂出於周之呂牙，而有「避正殿」之語，殊不知避正殿乃戰國後事。爾雅以爲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之言，殊不知張仲乃周宣王時人。予嘗驗古書真僞，每以是求之，思過半矣；又况文辭氣魄之古今絕然不同哉！予因知統之序蓋後人依托者也。嗚呼，豈獨序哉！

商子五卷，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封於商，故以名書。

漢志二十九

篇；陳氏謂二十八篇。予家藏本二十六篇，其第二十一篇亡。

鞅好刑名之學，秦孝公用之，遂致富強；後卒以反誅。今觀其術，以勸耕督戰爲先務，墾草之令，農戰之法，至嚴至峻也。然不貴學問以愚民，不令豪

傑務學詩書；其毒流至嬴政，遂大焚詩書百家語以愚天下黔首，鞅實啓之，非特李斯過也。議者不是之察，尙摘其「商農無得糴糶，貴酒肉重租」之語以爲疵病。是猶舍人殺斃之罪而問其不冠以見人，果何可哉！

公孫龍子三卷，疏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漢志六十四篇，其亡已多矣。

龍，趙人，平原君客也，能辨說；傷明王之不與，疾名器之乖實，以假指物，以混是非，冀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焉。予嘗取而讀之，「白馬非馬」之喻，「堅白同異」之言，終不可解。後屢閱之，見其如捕龍蛇，奮迅騰躓，益不可措手。甚哉其辨也！然而名實愈不可正，何耶？言弗醇也。天下未有言弗醇而能正。苟欲名實之正，亟火之。

荀子十卷，趙人荀卿撰。卿名況，漢志避宣帝諱，作孫卿。劉向校定，除其重復，著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爲之注，且更新書爲荀子，易其篇第，析爲二十卷。

卿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列於大夫，三爲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爲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

鄉先正唐仲友云：「向序卿事，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二年，子之亂

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于王前，向以爲孫臏，竊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爲客卿，與遷書向序駁，益難信。其論殊精絕。

然況之爲人，才甚高而不見道者也。由其才甚高，故立言或弗悖于孔氏；由其不見道，故極言性惡，及譏訕子思孟軻不少置。學者其務知道哉！

至若李斯雖師卿，于卿之學，懵乎未之有聞；先儒遂以爲病，指卿爲剛復不遜，自許太過之人，則失之矣。

韓子二十卷者，韓非所撰。

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于黃老；與李斯同事荀卿。

以書于韓王，不用，乃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五篇，計十餘萬言。秦王見而悅之，急攻韓，得非。斯自以不如非，忌之，譖于秦王，下吏使自殺。

非，慘激人也。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任以法，其視仁義蔑如也；法之所及，雖刀鋸日加，不以爲寡恩也。其無忌憚，至謂「孔子未知孝悌忠信之道」，謂「賢堯舜湯武乃天下辭術」，謂「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謂「人君藏術胸中，以倡衆端而潛御羣臣」。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是亦足以殺其身矣！

燕丹子三卷。丹，燕王喜太子；此書載其事爲詳。其辭氣頗類吳越春秋，越絕書，決爲秦漢間人所作無疑。考其事與司馬遷史記往往皆合，獨「

烏頭白，馬生角，機橋不發，「進金，擲盡，膾千里馬肝，截美人手，」聽琴姬得隱語」等事皆不之載。周氏謂遷削而去之，理或然也。

夫丹不量力而輕撩虎須，荆軻恃一劍之勇而許人以死，卒致身滅國破，爲天下萬世笑，其事本不足議；獨其書序事有法而文彩爛然，亦學文者之所不廢哉！

孔叢子七卷，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鮒該覽六藝，秦并天下，召爲魯國文通君，拜太傅。及焚書令行，乃歸藏書屋壁，自隱嵩山。陳涉起，聘爲博士，遷太師。仕六旬，以言不用，托目疾，退老于陳而著是書。年五十七卒。——則固非漢人矣。又稱一名盤孟。藝文志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本注謂黃帝史，或謂夏帝時人。此書稱子魚名鮒，陳人，或謂之子鮒，或謂之孔甲。

孔甲姓名偶同，又決非著盤孟者也。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言行者歟？

其第七卷則漢孔臧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于卷末。

嘉祐中，宋咸爲之注。

雖然，此僞書也！僞之者其宋咸歟？王士元僞作亢桑子，而又自爲之注，抑此類歟？近世之爲僞書者，非止咸也；若阮逸關朗易傳、李靖問對、若張商、莫素書、若戴師愈麻衣易，亦往往不能迷明者之目，竟何益哉！今觀是書記問篇所載，有子思與孔子問答語。子思年止六十二，魯穆公同時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子思疑未長也，而何有答問哉！兼之氣質萎弱，不類西京以前文字，其僞妄昭然可見。或者謂其能守家法，不雜怪奇，歷戰國秦漢流俗而無所浸淫，未必然也！未必然也！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漢劉安撰。安，淮南厲王長之子，招致蘇飛、李尚、

左吳、田由、雷被、毛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

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李氏書目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總目云：「

存者十八篇。」今所傳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冥覽、精神、本經、主術、繆稱、

齊俗、道應、汜論、詮言、丘略、說山、說林、人間、務修、泰族等訓，連卷末要略，共二十

一篇，似未嘗亡也。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又有外書三十三篇，

漢志與內書同列於雜家。中外書余皆未見。

淮南子多本文子，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非成于一人之手，故前後有自

相矛盾者，有亂言而乖事實者。既曰「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

爲三年之喪。」又曰「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

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兩楹以俟遠方。」三代時無印，周官所掌之璽節，鄭氏雖謂如今之印章，其實與玉、角、虎、人、龍、符、旌諸節並用，不過手執之以表信耳。今乃曰「魯國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如是之類，不能盡舉也。

昔呂不韋相秦，亦致辯士，使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十二紀、六論、八覽。其說雖未純，要其首尾以類，粲然成一家言，非淮南之雜也。古人論立言者，漢不如秦，秦不如周，信矣哉！

楊子法言十卷，漢楊雄撰。凡十三篇，篇各有序，通錄在卷後。景祐初，宋咸引之以冠篇首，或謂始于唐仲友，非也。

自秦焚書之後，孔子之學不絕如綫，雄獨起而任之，故韓愈以其與孟荀並稱，而司馬光尤好雄學，且謂「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楊子好易，孟文直而

顯，荀文富而麗，楊文簡而奧，惟簡而奧，故難知。其與雄者至矣。是法言者爲擬論語而作：論語出于羣弟子之所記，豈孔子自爲哉！雄擬之，僭矣。至其甚者，又撰太玄以擬易，所謂「首，衝，錯，測，攲，盤，數，文，挽，圖，告」之類，皆足以使人怪駭。由其自得者少，故言辭愈似而愈不似也。嗚呼，雄不足責也！光以一代偉人，乃膠固雄學，復述潛虛以擬玄，抑又何說哉？余因爲之長嘆！
雄之事，經考亭朱子論定者，則未遑及也。

抱朴子，晉葛洪撰。

洪字稚川，著內篇二十卷，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外

篇十卷，駁難通釋。

洪深溺方技家言，謂神仙決可學，學之無難；合丹砂黃金爲藥而服之，卽令人壽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其他雜引黃帝御女及三皇內文

劾召鬼神之事皆誕變不可訓。昔漢魏伯陽約周易作參同契上中下篇，其言修煉之術甚具；洪乃時與之戾，不識何也？

洪嘗自言馬跡山中受九鼎，金液二經於鄭君，鄭君——名隱——又得之葛仙公玄——玄，洪從祖也。其後鄭君知江南將亂，負笈持藥，東投霍山，莫知所在，亦不識其仙歟否也。

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爲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而曲證，必達己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使舍是而學六藝，夫孰禦之哉！惜也！

劉子五卷，五十五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志十卷，直云梁劉勰撰。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龍，文體與此正類，其可徵不疑。第卷數不同爲少異爾。袁孝政謂劉晝（孔昭）傷己不遇，遭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非也。袁孝

以無傳記可憑，復致疑於劉歆，劉勰，劉孝標所爲，黃氏遂謂孝政所托，亦非也。其書本黃老言，雜引諸家之說以足成之，絕無甚高論。末論九家之學跡異歸同，尤爲鄙淺。然亦時時有可喜者。清神章云：「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充倉子同）三復其言，爲之出涕。

文中子中說十卷，隋王通撰。通字仲淹，文中蓋門人私諡，因以名其書。世之疑通者有三。一云，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此書乃阮逸僞作，未必有其人。按皮日休著文中子碑，謂通「生乎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經，敷爲中說，以行教于門人。」皮，唐人也，距隋爲近，其言若此，果無是人乎？書果逸之僞作乎？一云，通行事于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

其有穢行，爲史官所削。然史氏之職，善惡畢書，以爲世法戒。人有穢行，見諸簡策者多矣，何特削通哉？一云，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未必其門人，脫有之，何不薦諸太宗而用之？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通已先卒，將焉薦之！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載其家世行事，有曰：「門多偉人，」雖未可必其爲房杜諸公，要不可謂非碩士也。

第其書出于福郊福時之所爲，牽合傅會，反不足取信于人。如仁壽四年，通始至長安，李德林卒已九歲，而書有「德林請見」之語。江都有變，通不及聞，而書有「泣然而興」之言。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歲——開皇四年甲辰——一百七年矣，而書謂「問禮于關子朗。」此最爲謬妄者也。

噫，孟子而下知尊孔子者曰荀揚，揚本黃老，荀雜申商；唯通爲近正，讀者

未可以此而輕訾之。

天隱子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司馬承禎爲之序。

承禎字子微，嘗著坐忘論。此書言長生久視之法，與之相表裏。豈天隱

子卽承禎歟？洪興祖謂承禎得天隱子之學，豈或別有考歟？

玄真子兩見唐志，一云十二卷，一云二卷。予所藏者外篇三卷爾；計必有內篇，而此非全書也。唐張志和撰；韋諱作內解。

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龜齡。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

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旣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

其書多偏曲之論，無足采。所可采者，其隱操亦卓卓云。

金華子三卷，劉崇遠撰。或云崇遠唐人；或云五代人，仕至大理司直。其爲人莫可考。其爲書錄唐大中後事，蓋駁乎不足議也。

昔劉向採傳記百家之言，撮其正詞美義，可爲勸戒者，以類相從，爲說苑、新序二書，最爲近古；識者猶病其徇物者多，自爲者少。况崇遠乎哉！
金華子，崇遠所自號，蓋有慕皇初平云。

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言「道、術、德、仁、食、儉」六化爲甚悉。世傳爲僞唐宋齊丘子嵩作。張來題其後，遂云「齊丘犬鼠之雄，蓋不足道，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嗚呼是書

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者也！

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老氏說也。「魂魄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釋氏說也。「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爲，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說也。——非淺機小數比也。使齊丘知此，則何爲不得其死也？其文高簡，關尹子可亞也。實徵有見于黃老所謂道德者也。

序。
齊隅子二卷，蜀人黃晞撰。晞，宋仁宗時人，著歛歛瑣微論十篇，篇有小

造文效楊雄王通二氏而造理不能逮。其謂「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變，劉向得聖人之力」者，似不可哉！黃氏間采其語，謂二氏反有

所不及，非知言也。

然自五季以來，士習極陋而文亦隨之。入宋殆將百年而猶未大振。晞獨知「辭賦戾于治具，聲偶甚乎倡優」，確然立論，以成一家言，真豪傑士哉！真豪傑士哉！

周子通書四十章，本號易通，春陵子周子惇頤之所著也。

自孟子沒，孔子之學不傳；千載之下，獨周子得之，以授二程氏，遂大白於天下。安定胡宏有云：「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流地。」其論不亦至哉！第每篇之首，宏輒加以「周子曰」三言而損其舊有篇名，失其旨矣。

是書文雖高簡，體實淵懿，誠可上繼孟氏，非餘子比也。然莫知其師傳

之所自。彼妄男子謂同胡文恭公受學於鶴林壽涯師者固爲詭誕，而云傳太極圖於穆修，修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搏者，亦恐知周子未盡也。其殆不階師授，超然獨覺於千古之上者歟？

子程子十卷，一名程子粹言，乃程頤叔子書，蓋其門人楊時變語錄而文之者也。

前有序，不著氏名。東陽厲髯翁云，相傳爲廣漢張栻作。序稱得諸子高子家傳，以其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因離爲論道、論學、論書、論政、論事、天地、聖賢、君臣、心性、人物十篇，欲其統而要，非求類夫論語之書也。予取觀之，實皆叔子之言，而伯子之說附焉。

辭極峻古，雖間有稍離真者，亦不遠矣。覽者尙慎擇之哉！

至正戊戌春三月丙辰，西師下睦州。浦陽壤地與睦境接，居民震

驚，多扶挈老倪走傍縣。子亦遣妻孥入勾無山，獨留未行。日坐環堵

中，塊然無所爲，乃因舊所記憶者作諸子辯數十通。九家者流頗具有焉。

孔子門人之書宜尊而別之；今亦俯就其列者，欲備儒家言也。始

之以鬻子而終之以周程者，欲讀者有所歸宿也。其中疏剔觝排，亦竊

自謂有一髮之見；第以家當屢徙之餘，書無片牘可以稽質，不能必其無

矛盾也。

夏六月壬午，僅克脫稿。越三日乙酉而浦陽平矣，余遂謁暨趨勾

無。驚悸稍定，俾仲子遜錄之如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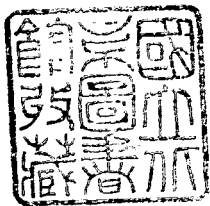
於戲！九家之徒競以立異相高，莫基于衰周之世；言之中道者則吾

聖賢之所已具，其悖義而傷教者固不必存之以欺世也。於戲！邪說之害人慘於刀劍，虐于烈火。世有任斯文之寄者，尚忍淬其鋒而膏其焰乎！

予生也賤，不得信其所欲爲之志，既各爲之辨，復識其私于卷末。

學孔氏者，其或有同予一慨者夫！

秋七月丁酉朔，潛溪宋濂記。



樸社出版經理部出版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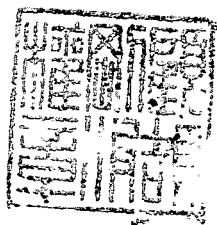
| | | |
|------------|------|----------------------|
| 軍人之福(楊丙辰譯) | 八角五分 | 達爾文以後生物學上諸大問題(周太玄)五角 |
| 歧路燈(李綠園著) | 八角 | 社會學上之文化論(孫本文) |
| 西行日記(陳萬里) | 八角 | 初日樓少作(嚴既澄) |
| 人間詞話(王國維) | 二角 | 三訂國學用書撰要(李笠) |
| 戴氏三種(戴東原) | 八角 |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潘家洵譯) |
| 浮生六記(沈三白) | 二角五分 | 甲種五角 乙種三角五分 |
| 髡(莫泊三) | 四角 | 中國文學概論(陳彬龢譯) |
| 劍(葉紹鈞) | 一元 | 玉君(現代叢書之一)(楊振聲) |
| 諸子辨(胡宋濂) | 二角五分 | 原子新論(尙志學會) |
| 燈花仙子(孟堯松) | 三角 | 古史辨第一冊(顧頡剛編著) |
| 陶菴夢憶(明張岱) | 五角 | 四版將罄 甲種二元四角 |
| 粵風(清李調元) | 一角五分 | 乙種一元八角 丙種一元二角 |
| 生命之節律(秋士) | 三角五分 | 怎樣認識西方文學及其他(采真) |
| 憶(俞平伯) | 一元 | 王靜安先生專號(述學社) |
| 歐洲哲學史(徐祖昶) | 一元 | 國學月報第一卷彙刊 |
| 國學月報(述學社編) | 每冊一角 | 哲學評論(尙志學會編) |
| 二卷一號至十二號 | | 一卷一號至六號 |
| | | 每冊三角 |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初版（二千冊）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再版（二千冊）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三版（三千冊）

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諸子辨



著者

宋

濂

校點者

顧

頌

剛

出版者

樸

社

總發行所

樸社出版經理部

北京景山東街十七號

總經售處

景山書社

北京景山東街十七號

全國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10

309030

30